

2004卷(第3辑)
No. 3 2004 (总第7辑)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 张宇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 考斯塔斯·拉伯威查斯 金融与全球化：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
- 阿尔弗雷多·萨阿德-菲尔霍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 卢荻 全球化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论效率、效率体制和后进发展
- 柳欣 冯伟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 何自力 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与反全球化运动
- 理查德·伍尔夫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帝国主义表现
- 左大培 全球化的倒退与“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 黄立君 论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分析
- 宁光杰 马克思经济学的就业理论探析
- 李东 家族理性与家族企业
- 朱富强 分工和交易相结合的企业解释——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一个比较

2004卷(第3辑)

No. 3 2004

政治经济学评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4 卷. 第 3 辑: 总第 7 辑 / 柳欣, 张宇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6149-4/F · 1973

I. 政…

II. ①柳… ②张…

III.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5670 号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4 卷 第 3 辑 (总第 7 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r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4 000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说 明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启蒙思想、传承文明、推进科学和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推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决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经济学评论》系列文集。本文集的思想是：尊重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同时对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注重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兼容并蓄，并期望在不同学派和理论的对话中寻求政治经济学新的主流；鼓励科学创新，同时崇尚严谨学风，追求学术规范。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02年10月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张宇 / 1
金融与全球化：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	考斯塔斯·拉伯威查斯 / 27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阿尔弗雷多·萨阿德-菲尔霍 / 38
全球化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论效率、效率体制和后进发展	卢敦 / 55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柳欣 冯伟 / 73
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与反全球化运动	何自力 / 82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帝国主义表现	理查德·伍尔夫 / 95
全球化的倒退与“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左大培 / 104
论马克思对法律的经济分析	黄立君 / 108
马克思经济学的就业理论探析	宁光杰 / 130
家族理性与家族企业	李东 / 155
分工和交易相结合的企业解释 ——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一个比较	朱富强 / 181

目 录

Globalization Theory of Marxist: The Classics and Modern Times Development	Zhang Yu/1
Finance and Globaliz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Costas Lapavitsas/2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oliberal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lfredo Saad-Filho/38
Globalisatio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Efficiency, Efficient Institutions and Late Development	Dic Lo/55
Macroeconomic Analys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pen Economy	Liu Xin, Feng Wei/73
The Consequenc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Campaign	He Zi Li/82
The Issue in Iraq is Imperialism	Richard D. Wolff/95
The Falling back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Egoism of Imperialism”	Zuo Da Pei/104
On Karl Marx’s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Huang Li Jun/108
Marx’s Employment Theory	Ning Guang Jie/130
Family Rationality: A New Hypothesis for Research of Family Firms	Li Dong/155
A New Explanation about the Nature of Firm Synthesizing Labor- division and Exchange	Zhu Fu Qiang /181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张 宇

内容提要 论文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历史，并把这一发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和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全球化理论，帝国主义的范式，全球视野中的不发达问题，对于全球化的认同与反对的争论，全球资本主义及其矛盾。论文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精神实质、内在逻辑和主要贡献，阐明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 者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关于全球化的理论争论也愈演愈烈，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本文的目的是：挖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历史，探索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内在逻辑和主要贡献，阐明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典的全球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和揭示的所有基本命题都是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全球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出过一个专门的全球化理论，它很自然地包含在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实际上，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几乎所有的方面，他们都有过论述和提示，涉及到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价值、国际货币、国际剥削、国际投资、殖民主义、民族问题、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等众多问题，其主要思想散见于《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

判手稿》、《剩余价值理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等文献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理论遗产。^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全球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全球化与世界历史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即人类的历史最终要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康德则提出了要做“世界公民”的理想。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宏大历史感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深刻的影响。他们批判性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从各民族的历史向全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的首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在创造世界历史过程中的革命性作了充分的说明，他们说：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这种历史首创性不是来自于黑格尔所说的神秘的“绝对理念”和“自由精神”，而是根源于资本的本性。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用兵舰、火炮和廉价的商品摧毁了一切古老民族的万里长城，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③。“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④。“资产阶级社会的

^① 不过，就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遗憾是有的。马克思生前曾经有一个庞大的经济学研究计划，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六册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不仅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整体考察的总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未能实现，《资本论》就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经典著作中，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被抽象掉了，这样，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薄弱环节。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27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38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同上书，538 页。

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①。马克思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内在逻辑。

资产阶级创造全球市场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却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光明未来。他们认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实现，就是人类个体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诞生，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而个人的这种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同时也是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全球化的前景作了这样的概括：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④

（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

正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互惠互利、平等自愿被看成是形成世界经济体系的惟一纽带。这一理论的古典形式以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为代表，它的现代形式则是著名的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的要素禀赋学说（H—O—S模型）。马克思并不完全否定自由贸易理论中所包含的某些科学成分，但是，他更多的是把这一理论看作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虚伪辩护。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⑤。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自发市场和自由贸易，相反，对殖民地的征服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

^③ 同上书，87页。

^④ 同上书，773页。

^⑤ 同上书，772页。

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依靠直接的掠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在宗主国转化为资本。因此，马克思这样说：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①

通过殖民统治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把这种不平等的体系看作是城乡对立运动的国际形式，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恩格斯则对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作了这样的描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③。这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宗主国与附属国的矛盾。恩格斯在1858年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预示了中心外围理论的基本思想。^⑤但是，马克思的观点与后来的依附理论除了相同之处外，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重要差别。依附论特别是激进的依附论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经济的全球化采取了强烈批判的态度，而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中则充满了辩证法。一方面，他深刻地揭露和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对被统治民族所造成的空前的灾难，指责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最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当地的文明，结果是，殖民地的人民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同上书，552页。

⑤ 参见郭寿玉：《资本主义南北经济关系新论——马克思主义中心外围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与落后国家存在的各种原始和封建的制度相比，资本主义中心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明无疑是先进的，殖民统治者们在世界市场上追求最大程度的垄断利润的同时，他们不得不修筑铁路、开办工厂、引进现代科学和教育，从而不自觉地承担了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在评价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的两篇著名论文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这种毁灭与创造并存的矛盾后果，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具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并最终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奠定物质基础。^② 在下面这段经典性论述中，马克思对于殖民统治的这种矛盾后果发表了令人震撼和深思的评论，他这样写道：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

马克思揭露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抗性质，但并不否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他谴责资本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残酷而卑劣的统治，但也承认这一统治在不自觉中推动了殖民地国家的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他承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5~766页。

但又看到了落后国家可以在占有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① 这是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

(三) 国际价值与国际剥削

马克思认为，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上的霸权造成工业上的优势，殖民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后，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技术上的优势成为中心国家支配地位的物质基础，自由贸易成为支配世界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结果是，中心区大工业的产品“摧毁中国、印度等等的旧生产方式，把它改造成为商品生产，其中也包括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改造成为具有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的生产）。……他们的办法是按低于现有的价格出售，从而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同较便宜地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竞争”^②。从此以后，中心国对外围国家支配从主要依靠暴力上的优势转变为依赖于经济上的优势，市场机制代替殖民统治而成为维持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主要工具，随之而来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地区。那么，建立自由契约和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怎么能够再生出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关系呢？对于这一问题，自由贸易论者也许会感到不可思议，而马克思则回答说：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③

这一问题把我们引向对国际价值和国际剥削的讨论。

对于国际价值和国际剥削问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说明，只有一些重要的提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工资的国民差异时，马克思对于国际价值问题发表了这样一段经典性的论述：

“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

^① 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9 卷，31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229 页。

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①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明确提出了国际价值这一概念，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讨论国际价值问题的出发点。但是，由于这一论述非常简短，而且在后来的文献中马克思也未曾作过更为具体的阐述，因此，对于国际价值的内涵、特点和形成机制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关于不等价交换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国际交换中是否存在不等价交换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过这样的话：

“即使从李嘉图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②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有过类似的说法：

“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值，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③

马克思的这段说明为解决国际不等价交换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对外贸易的作用时，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性质有过更明确的论述：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④

在同一处，马克思还顺便谈到了国际剥削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即对外投资。马克思指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6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上，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401~4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264~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出：“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①。并且肯定，这种投资也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在为《资本论》所做的增补中，恩格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讨论国际贸易问题时明确提出了生产价格问题，他说：“在国内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零售贸易中，商品平均说来是按照价值出售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通常都不是如此。这种情况完全和现在的世界相反。现在，生产价格适用于国际贸易和批发商业”^②。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

(四) 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

在马克思的概念中，全球化是不平等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依赖，也存在着相互冲突甚至对立，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利益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全球化必然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全球化的两种不同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两种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作过深入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等重要文献，他们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阐述了自己对于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问题的看法。

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强制缩短由旧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人为的手段。保护关税在 17 世纪产生的时期是这样，在 19 世纪许多年代仍然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它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时候，它都倾向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因此，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从未见过封建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新兴资本家阶级”^③。因此，保护关税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条件，而是处于幼年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聚集力量而实行的自我保护政策。一旦资本主义成长起来，这一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④。保护关税制度存在着一系列根本弊端：

“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穷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它转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其他一切工业部门，因此你就必须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会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你就必须补偿它的亏损，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其他一切部门，并且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就这样继续下去……没有尽头。”^⑤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265 页。

② 同上书，102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1 卷，419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④ 同上书，431 页。

⑤ 同上书，419 页。

“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一旦实行起来，就不容易再摆脱了”^①。“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了很大的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责任”^②。“这样便发生了自由贸易派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双方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很快就会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转入职业政治家、各传统政党的头目的手中，对这些人的好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问题永远悬而不决；在花去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后，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这些妥协虽然决不是重大的，但也是朝自由贸易方向的缓慢进步”^③。

“生产方法的改进在当代是这样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出现，是这样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着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的性质，以致昨天还可能有不少好处的一种保护关税率，到今天变了。……昨天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今天变成了对外国进口商的奖励”^④。

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保护关税制度必然要被自由贸易政策所取代。与保护关税制度相比，“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⑤。而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⑥。“它就是意味着取消关税、消费税、以及直接妨碍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捐税”^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它要求突破一切空间上的限制，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所阐述的一切规律，只有在贸易的一切束缚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⑧。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对工人阶级来说，它的实质和结局是一样的。无论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⑨。就保护关税来说，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现状，避免使本国工人阶级由于外国竞争者而被抛到街头。但是，实行保护关税使本国资本家在国内以垄断价格，在国外以倾销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这就等于“把剩余价值送给国外，而用克扣工资的办法来获取利润”^⑩。就自由贸易来说，它虽然能够扩大生产力，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但是，它促进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强化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对工人来说“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⑪。因此，对于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对于最终结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421页。

^{②③④⑤} 同上书，429、422～423、420～421、41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2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429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27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421页。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认为，相对保护关税来说，自由贸易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自由贸易是进步的，而保护关税制度则是保守的。因此，他们的立场是：

“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解放”^①。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②。

(五) 全球化的未来

马克思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成为世界性的了，在世界市场上，“整个国家的生产既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③。这样，经济的全球化就把生产与消费、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的矛盾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和更广的范围，“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④。“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⑤。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性经济危机也会不断深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将会走到它的终点，代之而起的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⑥ 人类社会将由此而进入大同世界。

二、帝国主义与全球化

从马克思去世到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以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形成了帝国主义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运用帝国主义的理论范式，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进行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 卷，2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22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48 卷，1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6 卷Ⅱ，6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⑤ 同上书，58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229 页。

分析，并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趋势和后果作了新的说明。在《资本积累》这一力作中，卢森堡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出发，证明了对外扩张对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她强调，由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资本主义必须靠向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扩张来求得生存。而一旦资本主义用完了扩张空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最后的危机。希法亭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金融资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杰作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这种发展被他概括为：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导致了金融资本的统治。^①希法亭论证了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必然性。他这样写道：

“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对个别资本家的独立性毫无兴趣，而是要求对后者的束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希求组织，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展开竞争。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保证其国内市场，并有助于它征服外国市场。它需要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商业政策上不必考虑其他国家的对立利益。它需要强大的国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于已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后，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②。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最经典的文献。在书中，列宁明确把“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作为理论考察的对象，从而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抽象掉的国际经济关系重新纳入了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他指出，垄断是帝国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并从垄断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性，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概念，这就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从而“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③。

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时代的变化，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战略。

1. 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剥削体系。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

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阶段，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它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

^①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② 同上书，386页。

^③ 《列宁选集》，3版，第2卷，578~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